



1935年8月,中央红军开始穿越松潘大草地。广大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,体弱衣单,疲病交加,很多人在过草地时牺牲了。本文记述了作者入伍后第一个指导员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、教育他懂得革命道理、帮助他走出草地的故事。指导员把节省下的马肉给作者吃,也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,自己却在走出草地前一天牺牲了。这位连姓名也没留下的指导员,不仅是作者的人生引路人,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者率先垂范、舍己为人的典型代表。故事以小见大,生动再现了长征路上,尽管环境十分恶劣,缺衣短粮困难重重,红军将士们坚持官兵平等、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,乐于吃苦、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,勇于战斗、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,最终赢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。

从参加红军到现在,几十年的战斗生涯,在我记忆里镌刻了无数难忘的人和事,但当应征文要求回忆记录当年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时,一位连姓名都不清楚的指导员立即出现在我的眼前——他是红军时代的一位指导员,一位我有生以来认识的第一个指导员。他匆匆进入我的生活,又为了我和他的战友匆匆而去,没有留下姓名,也没有留下年龄和籍贯,却像一道光华夺目的闪电,照亮了我生命的路。

我的老家在滇南。由于父母死得早,我从小就在一个不太富裕的远房亲戚家帮工放牛。十四岁那年,传说共产党、红军要来了。红军是干什么的,谁也不清楚。听保长说“红军是红头发,绿眼睛,青面獠牙”“共产共妻”“见房就烧,见人就杀”,这下大家都害怕起来。不论穷家富家,都把粮食和值钱的东西埋了起来,以便随时逃跑。

这天早晨,红军真的来了。来得很突然,等到早起的人看见,红军已接近了村口。这一来人们啥也不顾了,穿上衣服就往山上跑,鸡、鸭、牛、羊都不要了,甚至连干粮都没带。

整整一天,我们都蹲在山上往下看,担心家里的东西被抢,可谁也不敢下山到村里去。夜里,我那个远房亲戚终于忍不住了,要我下去看看。我虽然也害怕,可又不敢不去,只好下山了。记得那是个月夜,我躲躲闪闪溜进车里,发现早上为防止红军“一窝端”的鸡窝已经堵上,那头乘乱挣跑的大牯牛也拴到了槽上,连出门时被我踢翻的那只水桶也放到了牛槽头,里边还有半桶水。我顿时呆住了,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

“小鬼,这是你的家?”就在我发怔的当儿,一个人站到了我面前,说着一口模仿本地话的外乡口音,并不凶狠。

我吃惊地抬起头来。月光下,看这人年龄已经不小,中等身个,有些瘦弱。最显眼的,还是头上的八角帽和身上的匣子枪。当我意识到这就是红军时,本能地打了个寒噤。

“这牛,这鸡,照着看还可以吗?”红军弯下腰问我,声音更加亲切。我看清了他那口雪白的牙齿和由于微笑而变弯了的双眼,不由得点了点头。

“到屋里坐坐怎么样?”那人又问,“你这当主人的,总不能让客人在院子

我的第一个指导员

■李桂林

里站哪!”听这口气,简直像我们庄户人家开玩笑,我的戒意消散了,引他走进我的“卧室”,点亮了煤油灯。

我的所谓“卧室”,其实就是牛棚隔壁那间草屋,屋角打个地铺,被卷还是父母死时留下的,又脏又破。他看了这些陈设,一口就说我不是这家的人,而是个帮工的。接着他又问了我这家亲戚的产房地亩人口,然后说我也不是专雇的帮工,而是同这家沾亲带故,干的是干活吃饭不给钱的差事。我更加惊奇了,惊奇他淡淡眉毛下的眼睛这样厉害!为啥一看一问就把事情弄得明明白白呢?

接着,他伸出左胳膊,露出一条长长的暗红伤疤,也讲了他的身世。原来,他也是苦出身,从很小就和一个土豪当猪倌,一次跑丢一只猪娃,土豪就用正戳在炭火盆里的火箸烫了他一下。他详细地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,又讲了他如何当红军。他对穷人悲惨境遇的痛彻了解,使我的心同他的心渐渐贴到了一起了。

这一谈,一直谈到大天亮。吹熄了灯,他透过窗口久久往山上望着,直到大牯牛长长叫了一声,他才像从梦中惊醒。“你说,通常这时辰你们都干些什么?”他突然转身问我。“耕田呗,这时早该下田啦!”我答道。“对嘛,一年之计在于春,时辰不可耽搁。走,下田去。”他拽住我走出屋,牵上牛,扛上犁就走。

我们一同下到田里,真想不到,他还真有功夫。那头倔强的牯牛在他手里服服帖帖的,地垄也犁得倍儿直。他扶着犁,同我聊着家常,后来又唱起歌来:

哎哟嗨,我们都是种田人,
为闹翻身聚拢来。
不为金银不做官,
要解放天下受苦人!

是听到了歌声,还是看到我这个小牛倌同红军一块耕田?乡亲们一个两个地从附近山里慢慢走拢来。我那个亲戚还诚惶诚恐地端着装满烟的烟袋要他吸烟。他犹豫了一下才接过去,可一口没吸完,就剧烈咳嗽起来,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“你们那,让吸这样辣的烟,就不怕红军烧你们的房?”他笑着,抹着眼泪说,引得大家笑起来。几个年轻点的竟拉他坐下,打听起来红军的事来。这一谈开头,就一直谈到半上午,要不是一个大个子红军(后来才知道他叫大老谢)向他报告说团里召集开会,不知还要谈多久呢!

大概是看见大老谢向他敬礼的缘故,他走后,大伙围着我一直问他是什官。我这才想起,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。赶忙追上去问,他已经走远了。后来问大老谢,才知道他就是驻在我们村这个红军连队的指导员。指导员——党在红军连队中的代表,这个职务的名称和形象,第一次印在了我的心上。

不久,红军开拔了,我也参了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行军,部队到了草地边。上级命令就地宿营,筹集粮食,做好过草地的准备。

可是,在这里筹粮可真不容易。这儿是少数民族区,人烟本来稀少,加上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,群众几乎都跑光了。每天一大早,连里出动几十个小组,带上光洋分头出发,晚上回来,有的能搞个十斤八斤,有的什么也搞不到,空手而回。我由于年纪小,指导员让我

随炊事班留守。看到粮食这么难搞,我却静等坐吃,心里很过意不去。可要求出去呢,说啥指导员也不同意。没法,我干脆来了个不辞而别,一个人出去啦。

太阳露头我就出发了,走到中午,连个人影也没见到,真有点泄气了。这时看见前面有一个牲口棚,旁边有一堆干草,我想躺上去歇歇,就走了过去。近前一看,见草边散落有几颗青稞麦。开始没有在意,后来一想,草下会不会有什么名堂?扒开一看,下面的土果然是喧的。我又急忙扒土,只扒一尺深,就发现了缸沿。揭开缸盖一看,好家伙,里头藏着大半缸青稞麦,足有二百多斤!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。可想想自己连口袋都没带,粮食没法往回弄,怎么办呢?急得直拍大腿。这一拍,倒拍出主意来了!我想,裤子不也可以装吗?我急忙脱下裤子,用草扎住裤腿,满满装了一裤子,才高兴地扛上往回走。

离驻地好远,就看见指导员走来了。看见我光着下体,扛着粮食趑趄趑趄的样子,指导员又气又好笑。急忙让我把粮食倒进口袋,穿上裤子。又连声问我见到老乡没有?给人家钱没有?我没见到人,身上又没钱,怎么会给钱呢?我把情况一说,指导员脸沉下来了。问清我发现粮食的地点,再没说啥,拽住我就往回走。

谁知就半晌工夫,大半缸粮食就只剩下缸底了。四外的喧土上,有几个又长又大的藏靴足印。显然是藏民发现藏粮之处露露,把粮食弄走了。我既后悔自己没在这儿看着,也感到十分泄气,看到缸底还有二三十斤粮食,我急忙脱下裤子又要装,被指导员制止了。

指导员望着往远处走去的一溜藏靴印,沉思了片刻,从兜里掏出几块光洋。接着,从里衣襟上撕下一条布,用铅笔在上面写了点什么,然后把布连钱一起放到了粮食上。后来,我又把布取了出来,摘下帽子,小心地撕下了上面的红五星放在光洋上,这才盖了缸盖,接着封土,盖草。

我一直困惑地望着他。我不明白,坐下,打听起来红军的事来。这一谈开头,就一直谈到半上午,要不是一个大个子红军(后来才知道他叫大老谢)向他报告说团里召集开会,不知还要谈多久呢!

指导员可能看到我的神情不对,笑了笑,说话了:“你说,是红军好,还是白军好?”

我怪他明知故问,赌着气,没吭声。指导员还是笑眯眯的,又说:“如果红军把你家的房子烧了,牛杀了,东西抢了,你还会不会当红军?”

“这还用说吗?”我顶他一句,气却消了。指导员接着解释说,他分析,粮食的主人藏粮后,一定一直躲在附近看着,不然不会这么快就把粮食转移走。这也说明粮食的主人并不富裕,说不定藏的是保命粮。再说,红军走后,白匪就会赶来,他们烧杀抢掠,将会使当地的粮食更加紧张。我们不能只顾自己,不想老百姓。说到这里,指导员严肃

了:“我们红军,是老百姓的队伍,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才成立、才打仗的。红军人马千千万,可老百姓看来,你是看整体。只有每个同志都把人民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安全还贵重,才能使人民相信党,相信红军。才能自觉跟党闹革命,把革命搞成功。”

指导员的话,今天看是很普通的道理,可当时,我却似懂非懂。后来,听说兄弟连队筹粮时,一个同志不慎陷进了淤泥坑,是几个藏民把他救了出来,一个老藏民还指着这个同志的红五星,连伸大拇指,用听不懂的话说着什么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。后来我常想,在革命最艰苦的那些岁月里,如果不是我们有无数个像指导员这样自觉的革命战士,我们党,我们军队就不可能赢得千百万人民的信任,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,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取得胜利。而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,我们又怎么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!

过草地了。真没想到,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怪地方:天上雾腾腾的,忽而风,忽而雨,忽而雾的,时不时长落一阵大冰雹;地上,水草相间,无边无际,草是一簇一簇的,水是一汪一汪的,到处是没底的淤泥,不小心陷进去就出不来。

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小路,我们艰难地跋涉着。路面简直像牛肚子,软绵绵的,一步一晃。这样的路,走起来脚倒不容易打泡,开始也挺好玩的。可走累了,就感到脚底没跟,腿发软了,越来越吃力。尤其后来,加上肚子饿,不少同志就是这样晃晃晃晃,一头栽倒,再也起不来。

我由于身小力薄,没走几天就挺不住了。幸亏有指导员那匹大红马,总算没掉队。说起马,当时连的干部是没马的,因为指导员原先是团里的总书记,才配了马。后来指导员下来加强我们后卫连的领导,这四匹马也就跟来了。可马虽名义上是他的,他却从未骑过。先前是驮伤员,过草地时又加上了我这个年龄小的,马背上经常驮两三个人。

行军难,但最难的还要数吃饭问题。由于筹粮时没搞到多少东西,进草地不久就没粮了。开始每天还有一顿大锅清汤,几天后,清汤也没有了。加上前面部队多,我们这个后卫连有时连野菜也很难找到。眼看吃不上东西走不成路,大家心急如焚,可谁也想不出办法。

一天宿营后,同志们休息了,指导员把连长喊到一旁说悄悄话。开始谁也没在意,后来见指导员把马牵过去了,才知道要杀马。这四匹马为革命出过很多力,现在要被杀了,大家都很难过,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

杀马后,每人分了拳头大的一块肉,指导员说这就是今后六天的粮食,六天后,部队就走出草地了,号召大家勒紧裤带,尽量节约,坚持到底。但是,肉毕竟太少了,加上我当时年龄小,缺少自制力,肉一到手,就总想摸着吃,结果第二天天没黑,肉就吃光了。晚上宿营后,同志们解开茶缸,切下几片马肉,放点咸盐炖汤喝。我没肉,炖什么呢?便借故走到一边。细心的大老谢很快明白了其中缘故,硬逼我接过他的缸

子。可这汤,我怎么能喝得下去呢?自从杀了马,指导员就把帮助我行军的任务交给大老谢了,眼看着这个全连最壮的大汉也瘦得皮包骨头,走路路比翻座山还难,我怎能再吃他的呢?可他硬逼着我吃。后来班长知道了,便让我在全班轮着吃,但告诫大家不要对外说,尤其不能叫指导员知道。

到了第四天,全班的马肉都光了。我们只好找野菜根什么的充饥。人是铁饭是钢啊!到第五天,我感到浑身像瘫了一样支不起架来。大老谢,班长他们便轮流背着我走。大伙儿也都是虚脱的身子,怎能再背人呢?再想想自己参军以来啥事没干,倒拖累大家,我十分难过,便挣着要他们丢下我快走。谁知这下把大老谢惹火了,他背着我,边喘粗气边骂我捣蛋,说我挣着不让背他更费力。我还能说什么呢?只好含着眼泪由他们背。这样,由于我的拖累,我们与全连的距离渐渐拉远了。

这天中午时分,天上飘下了细雨,看看雨越下越大,班长担心下雨冲垮道路,迷失方向,便督促我们找点野草嚼嚼,赶快上路。走着走着,一阵风吹来,一个老藏民还指着这个同志的红五星,连伸大拇指,用听不懂的话说着什么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。后来我常想,在革命最艰苦的那些岁月里,如果不是我们有无数个像指导员这样自觉的革命战士,我们党,我们军队就不可能赢得千百万人民的信任,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,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取得胜利。而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,我们又怎么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!

过草地了。真没想到,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怪地方:天上雾腾腾的,忽而风,忽而雨,忽而雾的,时不时长落一阵大冰雹;地上,水草相间,无边无际,草是一簇一簇的,水是一汪一汪的,到处是没底的淤泥,不小心陷进去就出不来。

沿着先头部队踏出的小路,我们艰难地跋涉着。路面简直像牛肚子,软绵绵的,一步一晃。这样的路,走起来脚倒不容易打泡,开始也挺好玩的。可走累了,就感到脚底没跟,腿发软了,越来越吃力。尤其后来,加上肚子饿,不少同志就是这样晃晃晃晃,一头栽倒,再也起不来。

我由于身小力薄,没走几天就挺不住了。幸亏有指导员那匹大红马,总算没掉队。说起马,当时连的干部是没马的,因为指导员原先是团里的总书记,才配了马。后来指导员下来加强我们后卫连的领导,这四匹马也就跟来了。可马虽名义上是他的,他却从未骑过。先前是驮伤员,过草地时又加上了我这个年龄小的,马背上经常驮两三个人。

行军难,但最难的还要数吃饭问题。由于筹粮时没搞到多少东西,进草地不久就没粮了。开始每天还有一顿大锅清汤,几天后,清汤也没有了。加上前面部队多,我们这个后卫连有时连野菜也很难找到。眼看吃不上东西走不成路,大家心急如焚,可谁也想不出办法。

一天宿营后,同志们休息了,指导员把连长喊到一旁说悄悄话。开始谁也没在意,后来见指导员把马牵过去了,才知道要杀马。这四匹马为革命出过很多力,现在要被杀了,大家都很难过,可又有什么办法呢?

杀马后,每人分了拳头大的一块肉,指导员说这就是今后六天的粮食,六天后,部队就走出草地了,号召大家勒紧裤带,尽量节约,坚持到底。但是,肉毕竟太少了,加上我当时年龄小,缺少自制力,肉一到手,就总想摸着吃,结果第二天天没黑,肉就吃光了。晚上宿营后,同志们解开茶缸,切下几片马肉,放点咸盐炖汤喝。我没肉,炖什么呢?便借故走到一边。细心的大老谢很快明白了其中缘故,硬逼我接过他的缸

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百年风华

■吴艳丽

我的父亲母亲和我,围桌而坐,手捧着为您而燃的烛火,轻轻地对您说:百岁华诞快乐!

母亲说,她的家乡在寿光,最有名的是科技之花——蔬菜。岂止是遍销山东,简直是清香了全中国。她说,同样是这片热土,新中国成立前,竟让人食不果腹,遭受践踏饱受屈辱!直到有了新中国,天又晴了。随着雨雾的消散,我们忽然发现连队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停着。

“难道已走出了草地?”因为草地行军一般不小休息,见连队停在前面,大家便这样猜测,我也顿时感到身上有了劲,从班长背上滑下来就往前走。近前一看,我不得不由呆住了。在一片草墩上,全连同志或坐或站围成一片,指导员躺在中间,上身倚在连长怀里,面色青白,双眼微闭,还在无力地喘着气。“指导员?”我们预感到不测,来到跟前就喊。指导员睁开眼看清是我们,微微笑了。当他看见我时,眼睛突然一亮,挣扎着要坐起来,可又沉重地倒了下去。他喘着气,拉着我的手,断断续续地问:“还……有马……肉吗?”

我突然明白指导员这是饿的,马肉,是的,现在,只要有一茶缸马肉汤,不!只要半茶缸,指导员就可能马上站起来,挺过这一关,走出草地去!但是……为什么自己把马肉早早吃光,就连全班同志也跟着我……我真恨自己,难过得低下了头,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。

指导员颤抖的手缓缓伸向口袋,接着,又把攥着的手伸到我面前,松开一看,马肉!一块有半个橘子那么大的黑红的马肉,在指导员的手心里!“吃,明……天,就出草……地明天……”指导员嘴唇蠕动着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我只觉得浑身热血上涌,再也控制不住了,猛扑到指导员腿上,号啕大哭起来:“不,指导员,不!”我用力地推指导员的手,但是,终于没推回去。指导员,我敬爱的指导员,我革命的领路人,他的胳膊已经僵硬了……

马肉,一块足以把生命维持到明天,维持到走出草地的马肉,就这样,指导员把它留给了我,自己怀着欣慰的心情,含笑而去了……

李桂林 文中身份为滇南穷苦放牛娃,红二方面军某部小战士。



新时代之歌

从中午就开始铺天盖地下的棉花雪,到了落日时分,还没鸣金收兵,仍扯地连天地飘落着。山野穿上了厚厚的白色铠甲。天刚擦黑,北部战区总医院应急医疗分队的两辆军用越野卡车,突然出现在了山谷里的杂树林旁。从前头那辆车上下来的三十多名医护人员,动作麻利地将后面那辆车上物资器材卸下来,又在树林中最宽阔的地方快速地撑起了一顶军用帐篷。帐篷里面用隔断设置手术室、消毒室、注射室,还有供四个伤员休息的床位。帐篷门外两旁各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,还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游动哨在帐篷四周负责警戒。

“他们将临时野战医院设在山谷的树林里,既利于隐蔽,又便于机动,地点挑选得完全符合作战要求。”在树林外,一个隐蔽的雨裂沟里,“蓝军”班长压低声音,对着紧紧围在他周围的战士下达命令:“行动!”

晚上10点多,雪住了,却刮起了刀子风。两个移动哨钻进帐篷后,再也沒出来;帐篷门两旁的哨兵也前后进了帐篷,随后也没有露头。这一切都被藏在一个土坎下的“蓝军”班长,用夜视望远镜发现。机不可失,他一跃而起,其他

雪野旋风

■孙先鹏 韩光

十几个“蓝军”士兵也都从各自隐蔽的雪堆里钻出来,悄然移动到帐篷边。“蓝军”班长率先从帐篷门帘的缝隙里闪了进去,其他队员也紧跟着冲了进去,却发现帐篷里空无一人。懊恼之余,“蓝军”班长很快发现了蛛丝马迹:只见帐篷后面的厚雪上留下了一大片爬行的痕迹。原来,医护人员是从帐篷后面钻出去的。顺着雪地上留下的痕迹,“蓝军”尾随了大约一公里,却发现医护人员的脚印呈扇子面形散开了,向着1号高地延伸了过去。

医护人员分散开来,让只有一个班兵力的“蓝军”着实头疼。1号高地,正是医疗队负责救护的区域。“蓝军”只得再次就地潜伏,打算等医护人员运送伤员返回途中,再进行攻击。

这支应急医疗分队在这一回合的“战斗”中之所以表现出色,得益于平时的实战化训练。为提高医护人员的战场保障能力,北部战区总医院从全院挑选出若干名业务精、素质好的医护人员,

组成应急医疗分队,并抽组军事素质过硬的战士组成“蓝军”当陪练。在高难度、高强度对抗中,磨炼队员的意志品质、快反能力及军事素质,提高他们执行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。经过反复锤炼,医疗队员的军事素质得到全面提高。这次演练,对于“蓝军”的偷袭,队员们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。

拂晓时分,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,炮火开始向“敌”纵深延伸,1号高地上的“红军”官兵们如离弦之箭一般向“敌”前沿阵地冲去。突然,“蓝军”一个暗火力点喷出一串串火蛇,密集子弹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,还有战士负伤了。

危急时刻,匍匐至“敌”暗火力点右侧射击死角里的军医刘欣伟突然站起,对着“敌”暗火力点连投了两枚手雷,“蓝军”火力点被炸得哑了火。前进的障碍排除了,战士们又继续向前冲去。

刘欣伟向身后的队友挥了挥手,几名医疗队员跟了上来。受伤的战士得到了及时救治,还有一个左腿受伤

严重的战士需要做缝合手术。几名医疗队员护送着担架朝野战医疗帐篷跑去。眼看着医疗队员就要钻进帐篷,“蓝军”班长带领战士们哗啦一下从隐蔽处冒了出来,将医疗队员和伤员团团围住。心里想着总算扳回一局,谁知几乎同时,医疗队员们包括伤员在内,也将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“蓝军”。

原来,这名伤员是由一名军医扮的,真正受伤的战士此时正在另一处临时搭建的简易手术台上做手术呢。这次战斗,应急医疗分队队员们的技战术水平经受了考验,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……

北部战区总医院充分发挥骨干队员的传帮带作用,轮流组织各科室医护人员进行实战化训练。训练的前几天,实施的是地图标绘、战伤救治、医疗方舱展开撤收及舱内装备使用、手术车展开展撤收及致伤动物手术等“静态”内容。最后一天的项目是战斗条件下的徒步行军。

山野丛林间,各个梯队间隔半个小时出发,迎着如刀的寒风,踩着积雪,沿着蜿蜒的羊肠小路,顽强地向着陌生生地挺进。突然,在前方一处仅可容一人通过的路口,飘起了黄色的烟雾!

“戴好防毒面具!”指挥员及时下达命令!医疗队员们熟练地戴好防毒面具,迅速通过染毒地段。

敌情不断,一路行军,一路战斗。医疗队员们在茫茫雪野里,刮起了一阵白色旋风……



青春无悔(中国画)

李 振作

长征

第5124期